

## 第一章 穿越變人妻

繡戶微啟，湘簾半捲，幾名僕役在門外來來往往，手中托著銀盤，將一盤盤、一碟碟的茶點送上，門裡的丫鬟則伸出手來，接下吃食往花廳裡送。

廳裡傳來陣陣笑語，幾名女眷品茗閒聊，一旁還有四個年紀不一的孩子玩耍著。這是應家後院的花廳，在席的女眷分別是應家夫人魏氏、應家大少爺應景春之妻莊玉華，應夫人的弟媳馬氏、馬氏的媳婦田翠微，以及剛新婚不久的應家二少爺應慕冬之妻柳鳳棲。

柳鳳棲是應家新婦，為免犯錯，在席上大多只聽不說，何況她進門的情況並不光采，簡單一句話，她是「抵債品」。

柳鳳棲是應家在開陽的莊子管事柳三元的女兒，年方十七，開陽的莊子是由應夫人胞弟魏開功打理，柳三元是他手底下的人，因為好賭欠下一筆爛帳，被賭坊逼急了，於是做假帳偷銀兩，事蹟敗露後他向魏開功求情，並提議將女兒嫁給應家二少爺以抵其過。

應慕冬已經二十有七，其兄應景春長他一歲，夫妻和美，兒女皆具。可應慕冬卻是聲名狼藉，即便是應家二少，卻沒有人願意將女兒嫁給這個總是流連秦樓楚館，就連良家婦女都想染指的紈褲子弟。

若論出身，柳家實在是配不上應家的，可如今有人願意將女兒嫁給應慕冬，應老爺及應夫人可說是求之不得。

就這樣，柳鳳棲嫁進來了。

應家是懷慶府響噹噹的人家，祖上曾在前朝當官，雖是七品言官，但也算是名門，不過那也是百餘年前的事了。

三代前，應家遷至懷慶府落地生根，一開始開設茶行，以買賣茶業營生，慢慢地累積下家底，多方涉獵，如今是縱橫南北水陸、買賣各路貨物的商號，茶葉、糧秣、布匹、生絲、瓷器、鐵器、木材、藥材、苗種……食衣住行全在範圍之內。應家在各地擁有二十餘間商行分號，三十多座莊子，還有萬畝良田供佃農耕作，賺入的大量金銀讓應家宅第逐年擴充增建，如今已是直入五進，左右三層護龍，大小庭院十處，有多塊菜園、馬廄、茶室及祠堂的大宅，正門為三開大門，有東西南北後五處側門，高牆聳立圍繞，牆邊有巨木成蔭，外人難窺其深。

幾位女眷飲用的是剛從嶺南送來的春茶，茶湯清新甘甜，猶如晨露，佐上應景的各色茶點，十分對味。

柳鳳棲不敢妄自搭話，只是一心一意地享用著茶水及點心，一臉心滿意足的模樣。她愛甜點，應家廚子製作茶點的技藝一流，讓她大飽口福，若說嫁來此處有什麼好的，那必然是這些教她食指大動的吃食了。

「鳳棲，怎麼光顧著吃呢？」說話的是魏開功的妻子馬氏。

正要將一塊山渣糕放進嘴裡的柳鳳棲頓時大張著口，無法回應。

「咱們應家的茶點可不輸那些茶樓做的，鳳棲應是喜歡吧？」應夫人笑視著她，

「鳳棲，妳來到應家有半個月了吧，一切都還習慣嗎？」

柳鳳棲擱下手裡的山渣糕，點點頭，「回母親的話，媳婦還在適應中，但都還行。」

「慕冬他……」應夫人頓了頓，試探地問：「待妳可好？」

「夫君他……」

說實話，應慕冬待她沒什麼好不好的，他夜裡都不在，白天回來時也大多在書房，他沒要求她當個稱職的妻子，只要她隨意隨興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基本上就是「妳想幹麼就去幹麼，別來煩我便好」的意思。

很好，她目前就需要一個連圓房都不要求的丈夫。

那日在騎樓底下才喝了幾口珍奶，她便被失控打滑衝進騎樓的轎車撞上，當她恢復意識時，已經宿在這個名叫柳鳳棲的十七歲女子身上，還成了懷慶府應家的媳婦、聲名狼藉的浪蕩子應慕冬之妻。

她醒來時，應慕冬坐在床沿看著她，神情平靜，眼底卻充滿著憂心，那不是一雙無情的眸子，而是暖的、熱的、有溫情的。

她擁有原主的記憶，知道原主是服毒自盡的，因為她不甘心被父親當成抵償品送進應家，嫁給被戲稱為「應家之恥」的應慕冬，因為不想讓這男人玷汙了自己，於是在新婚之夜服下毒藥以作抗議。

然後原主死了，她活了。

她完全不知道老天爺為何給她一個新的人生，她合該去輪迴，重新投胎轉世，從零開始，怎會讓她接了人家不要的？

老天給妳什麼妳就接受啊，幹麼抗拒抱怨呢？

她想起趙維曾經說過的話，趙維是個再樂觀不過的人了，他總說世間種種都有其因果，絕不會毫無理由，初時她一度懷疑他是什麼靈修團體的成員，後來發現他真的是個樂天派，成天給她灌一堆心靈雞湯。

像是被他洗腦成功，穿越後的她沒有太驚慌失措，反而有種既來之則安之的豁達。當然，她也不能太放鬆，畢竟她是嫁給一個即便放在二十一世紀都堪稱是渣男的男子，還進了這種規矩跟祕密多如貓毛的豪門大戶，凡事都得警醒一點。

「唉。」應夫人輕嘆一聲，神情愧疚，「孩子，真是委屈妳一個好好的姑娘家了，妳原本可以嫁個疼妳、惜妳的良人，無奈如今……聽說新婚第二天，慕冬便徹夜未歸，留妳一人獨守空閨？」

柳鳳棲愣住，一時之間不知要說什麼，總不能說丈夫不在她不知道多輕鬆吧。

「慕冬這孩子三歲就沒了姨娘，所以我特別地疼愛他，心想著能代替他姨娘好好看顧他，沒想到……」應夫人又是一嘆，「都怪我，老爺總說我是慈母多敗兒，我……我真是個失敗的母親，沒能把他教好，讓他一直闖禍惹事，聲名狼藉，以至於沒人願意將閨女嫁給他，真是委屈妳了。」

聽著應夫人這番深深自責及愧疚的話語，柳鳳棲有點茫惑。

應慕冬是妾室所出，三歲時生母便沒了，是在嫡母身邊養大的，應夫人憐他自幼無母特別照顧他，這本是件溫情溫暖的事情，可不知為何應夫人說著這些話的時候，她卻感覺不到任何愛的成分在裡頭。

馬氏皺眉輕啐一記，「大姑子，這怎能怪妳呢？妳對慕冬也是費盡心思，全怪他不知感恩惜福亦不長進，這些年要不是有妳照拂著他，他早被逐出家門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？姑母對他的好眾所周知，自己不成材要怪誰呢？」田翠微附和著婆母之言。

聽著魏家婆媳二人完全不顧慮她這新婦心情及顏面的話，柳鳳棲有點訝異，就算心裡真那麼瞧不起應慕冬，也得顧慮著她在場而留點情面吧？

這時，看來溫婉嫻順的莊玉華說話了。

「舅母，翠微。」她委婉地道：「其實小叔也沒那麼壞，只是孩子氣罷了，如今娶了媳婦，自然就會成熟一些。」

莊玉華的體貼入微讓柳鳳棲心生好感，忍不住朝莊玉華瞅了一眼，而莊玉華也回了她溫柔的一笑。

「表嫂，妳也別替他說話，這些年他給應家惹了多少麻煩啊。」田翠微一臉鄙夷地道。

「我也不是替他說話，只是覺得他這半年來穩重了許多，就連景春也是這樣覺得的。」莊玉華笑笑地道。

應夫人聞言若有所思，眼底流動著深沉的情緒。

「瞧瞧。」馬氏哼笑一記，「妳跟景春夫婦倆多良善，去年他沾了花家那媳婦，還是景春給出面解決的……」

馬氏此話一出，莊玉華警覺地看向柳鳳棲，眼底有些憐憫及尷尬。

「弟妹！」應夫人終於出聲了，「鳳棲在呢，那些汙糟事兒就別再提了。」

應夫人都開口了，馬氏便兀自啜了一口茶，不再說話。

離開花廳回長歡院的路上，柳鳳棲一直想著剛才在花廳聊的那些事，看來魏家婆媳二人是真把她給瞧低了呢！

若她出身高貴，家世不凡，她們斷不可能在她面前說那些話，就算應慕冬再怎麼不濟、再怎麼不堪，她們也不好當著她的面把他說得一無是處。

再說，她也不覺得應慕冬是她們口中的那種人。

他或許是胡來，或許真是淨惹事端的紈褲浪蕩子，可卻不全是那麼糟糕的人。

那天她醒來時，在她床邊看顧著她的人是應慕冬，新婚之夜，新婦服毒，可他並沒有生氣，而是帶著憂心及憐意地看著她，見她睜開眼睛，他像是卸下心中大石般鬆了一口氣。

「你……我……」看著他的裝束，再看看周遭的景物，柳鳳棲依稀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只是一時之間很難接受。

真的有穿越這回事啊！

就在此時，他握住了她冰冷的手，「很難受吧？還想死嗎？」這話帶著一點嘲諷。柳鳳棲呆呆地看著他，腦中正在接收關於原主的所有記憶。

「妳該慶幸祝大夫正在府裡吃酒，才能及時從鬼門關前把妳拉回來。」他眉心微攏，「祝大夫說妳死意堅決，服下的毒藥足以殺死一頭大貓……妳寧死都不願嫁給我是嗎？」

看著他的神情，柳鳳棲有點憂心，他是在生氣嗎？他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懲罰她？可他剛才見她醒來，明明就鬆了一口氣的……

「好死不如歹活，活著才有機會改變。」他輕聲勸道。

「改……改變什麼？」她有點虛弱地道，「我……我嫁了一個惡人……」

聞言，他微頓，神情若有所思，接著眼底竟浮現一絲隱約的溫柔。

「不可知的事情確實是挺可怕的，不過妳好歹先觀察看看，確定我真的是惡人再死也不遲啊。」

她愣住，茫惑地看著他。

他的意思是……他不是傳聞中的那種人？

「妳放心。」他鬆開了握著她的大手，「我不是禽獸，斷不會碰妳一根頭髮，妳就安心地待下來吧。」

那天，她可以確定自己看見的應慕冬不是原主所知道的纨绔子弟。

在這之後，他向所有人聲稱她是吃了不潔的東西導致食物中毒，否則若是新婦服毒之事傳出，她往後在應家的日子根本過不下去，他如此細心的表現也教她訝異……

就在柳鳳棲想得出神的時候，跟在她身邊的小燈怯怯地道：「二少夫人，其實二少爺他……他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原主不是富貴人家的小姐，自然沒有陪嫁丫鬟，父親又嗜賭如命，沒能給她足以傍身的嫁妝，也難怪被馬氏婆媳倆輕瞧。

她進門後，應慕冬便把小燈給了她，小燈只十四，半年前才被人牙子賣到應家，因為有點笨手笨腳，常被其他資深的丫鬟嬖嬖們責罵，應慕冬見了便將她要到自己院裡。

「我進應府前也聽了很多二少爺的荒唐事，三個月前他跟管事討了我，我還很怕呢！」小燈認真說著，「結果進到長歡院，二少爺要我自己凡事看著辦，就是不必擔心要看他臉色。」

她停頓了下，續道：「雖然外面的人都說二少爺是應家之恥，可他對我很好，對興哥也很好，所以二少夫人，很多事真的是得眼見為憑的。」興哥說的是永興，應慕冬的隨侍。

此話不假，柳鳳棲確實也有同感……唉，原主真是可惜了，若她泉下有知，可會感到遺憾？

回到長歡院，整個晚上都不在的應慕冬回來了。

這半個月來，他幾乎每天都在外面過夜，白日裡才回來，回來了也是待在書房，幾乎沒進過他們的新房。

一開始她以為他可能夜宿溫柔鄉，可幾次碰面她都不曾在他身上聞過脂粉味，反倒常有食物的味道。

他都去了什麼地方呢？

「去哪了？」應慕冬看來是要找她。

「母親找我去喝茶。」柳鳳棲低垂著眼，「還有大嫂、舅母跟表弟妹。」

「喔。」他挑眉笑問：「說了我什麼壞話？」

她微怔，訥訥地道：「也沒什麼……」

「無妨。」他撇唇一笑，將手上的東西交給小燈，「小燈，這是給二少夫人喝的藥，妳拿去熬了，照舊。」

這半個月來，她每天都要喝藥，藥方是祝大夫開的，說是給她解餘毒、補氣血。

「是。」小燈上前接過藥包，「那我去熬藥了。」

等她走後，柳鳳棲微微皺起眉頭，「這藥還要喝多久？」

「喝到祝大夫說可以停為止。」他理所當然地說。

「我已經沒什麼大礙了。」柳鳳棲討厭喝藥，苦死她了。

「毒藥妳都喝了，還怕什麼？」說著，他遞給她一個包裹著東西的荷葉，「知道藥苦，這個給妳，吃點甜的吧。」

她一頓，驚訝地看著他，他給她帶甜點回來？

接過甜點的同時，她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，應慕冬這個人身形高挑，體態極佳，那張好看的臉上有著一對斜飛的濃眉，兩隻眼睛深邃而寧靜，高挺的鼻子給人一種堅毅的感覺，那唇片多一分則太厚，少一分則太薄。

他長得就像是小說或電視劇裡走出來的男主角一樣，放在二十一世紀肯定是迷妹們爭相喊腦公的那種歐巴，也難怪他能在溫柔鄉裡橫著走。

那些姑娘家斷不會只因為他出手闊綽就對他另眼相看，最大原因還是他生了張好皮相，也才能勾引得了那些良家婦女。

柳鳳棲攤開荷葉，上面擺著兩個酥皮捲，從剖面看，裡面塞著許多乾果，有核桃、長生果、瓜子仁……等等，那酥皮烤得金黃，看起來就是好吃的東西，她立刻往嘴裡塞了一個。

「欸！」他眉心一蹙，「給妳配藥的，妳怎麼現在就吃了？」

她不管他，逕自品嚐著，然後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
見她一副有什麼高見要發表的樣子，應慕冬神情一凝，「好吃嗎？」

她嚼了嚼，「口齒留香，但感覺少了一味。」

「少了什麼？」他認真地問。

「烤好後，將糖炒至焦香再淋上去，味道會更有層次。」她眼中有幾分得意，「相信我，我很懂吃的。」

聞言，應慕冬有點驚訝地看著她，眼底有著她不解的驚喜及懷念，像是想起了誰。柳鳳棲也同樣想起了一個人——趙維。

趙維親手給她做的梅脯玫瑰山藥糕至今還擱在冷凍櫃呢，她好後悔啊，該早早吃了它的，如今她再也不會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滋味了……忖著，她不禁紅了眼眶。

見狀，應慕冬微怔，「這麼感動？」

她意識到自己太激動了，急忙平復心情。

「只是眼睛有點澀……」說著，她話鋒一轉，「這是什麼吃食？」

「友人的茶肆正在試做的新茶點，做了一堆，扔了浪費，我就帶兩個回來給妳試試了。」

噯？居然是怕扔了浪費才帶回來給她吃，他把她當廚餘桶不成？

去，虧她剛才還有點感動呢！

柳鳳棲白了他一眼，「你玩了一晚應該乏了，我不礙著你休息。」說罷，她轉身走回屋裡，關上了房門。

看著掩上的房門，應慕冬唇角微微一勾。

柳鳳棲喜歡吃辣，可廚子給她準備的膳食卻十分清淡，吃了快一個月，讓無辣不歡的她再也受不了了。

她決定去廚房找找辛辣之物或是調味料，廚子卻說老爺跟夫人口味清淡，注重養生，因此府裡少有辣物。

於是她偷偷吩咐廚子，下次採買時幫她買一些番椒。

辣椒這種東西怎會影響養生呢？詩經周頌中曰「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寧」，意思是花椒香氣遠聞，能使人平安長壽。

本草綱目也說花椒可久服頭不白，輕身增年，怎麼看都是好東西呀！

離開廚房，回到長歡院的路上，經過了一處庭院。庭院中有一粗使婆子正在拔草，看著有點年紀。

應府上上下下有幾十個僕婢，她也沒多想，正要離開，那蹲地拔草的婆子突然身子一歪，整個人倒了下去。

「阿桑！」她趕緊上前扶起那婆子，「妳沒事吧？」

意識到自己叫這婆子阿桑，柳鳳棲有點想笑，實在是這婆子都五、六十歲了，她真不知道如何稱呼。

可能是貧血或是血糖低才會突然暈過去，她一將之扶起，婆子便醒了。

看見柳鳳棲，婆子神情有點激動，「二少夫人知道老婆子名叫阿桑？是二少爺告訴妳的嗎？他還記著老婆子我？」

柳鳳棲一怔，不會吧，這婆子的名字就叫阿桑？不過她為什麼特別提到應慕冬，還表現得如此激動，甚至是感動？

「呃……是呀，是他告訴我的。」她有些支支吾吾，「桑嬤嬤，妳沒什麼大礙吧？」

桑嬤嬤眼裡閃著感動的淚光，搖了搖頭，「我沒事，只是一時暈眩。真是太好了，看來二少夫人是位溫柔善良的姑娘，就跟二少爺的娘親一樣，這一定是三小姐在天保佑……」她抹去眼角的淚水。

柳鳳棲想，桑嬤嬤口中的三小姐應該就是應慕冬的生母，看來這位桑嬤嬤跟應慕冬及他的生母有點淵源。

「二少夫人，」桑嬤嬤神情懇切，「雖然所有人都說二少爺的不是，但妳相信老婆子，他其實是個好孩子，都是夫人故意慣壞他、捧殺他……」

聞言，柳鳳棲不禁瞪大了眼睛。

桑嬤嬤警覺地看看四周，確定沒人，這才放心地道：「我在三小姐未嫁前便是她的隨侍丫鬟，是跟著三小姐進到應家的。三小姐在二少爺三歲時沒了，便由我一

路照顧著他。」

原來桑嬤嬤還曾經照顧過應慕冬呀，那麼為何她如今成了身分如此低下的粗使婆子呢？

「二少爺天資聰穎，跟大少爺一起學習時，夫子也最常誇他，夫人看在眼裡，擔心親兒不如庶子，便開始嬌慣著二少爺，給他買很多的玩具，讓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，不想學習時，夫人便說他是沒娘親的可憐孩子，由著他去玩。」桑嬤嬤說到這兒，神情變得憤慨。

「二少爺漸漸玩物喪志，荒廢了學習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我見不成便訓他，夫人就以我苛待二少爺為由把我從二少爺身邊趕走。」桑嬤嬤眼泛淚光，「可憐我只是個身分低賤的下人，根本無法反抗，只得眼睜睜看著二少爺他……」

柳鳳棲倒抽了一口氣，看來她的觀察一點都沒錯，這豪門大院裡果然是暗潮洶湧，那些看著慈悲的，卻可能是最狠辣的。

也是，電視劇裡不都是這樣演的嗎？自古以來，後院裡的鬥爭從沒消停過。

「二少夫人，」桑嬤嬤語帶哀求，「二少爺絕非無藥可救之人，還請妳待在他的身邊，對他多多擔待。」

看著桑嬤嬤那滿佈風霜、懇切殷盼的臉，她的心忍不住一揪，真是個忠僕，都自身難保了還一心想著舊主子。

不過待在應慕冬身邊這件事，也不必桑嬤嬤求她，她本來就無處可去，只能待在應府走一步算一步。

「桑嬤嬤放心，我會看著他的。」她輕拍桑嬤嬤的手背，堅定而溫柔地道。

桑嬤嬤流下安心的淚水，頻頻點頭。

此時在院子的另一個角落裡，一名容貌嬌豔，身形窈窕的婢女正在暗中看著她們……

夜深人靜，柳鳳棲從睡夢中驚醒，後背濕了一片。

趙維，你這可惡的傢伙！她忍不住腹誹著。

她跟趙維是在一個創意點心交流社團認識的，她也忘了是什麼事，總之他們在私訊裡展開近兩年的交流，當時她剛結束一段三年的感情，她總自嘲那是「人財兩失」的戀愛，因為她幾乎都被掏空了。

有些人終其一生都被自己的童年療癒著，而她卻是一直在療癒著自己的童年，內心住著一個渴愛的孩子。

她生命的開始是母親生命的結束，她的父親是個嗜賭好酒的啃老族，別說是養她，就連養活自己都是問題，所以她是由祖母負責照顧。

三歲時，疼愛她的祖母過世，父親賣掉祖母守了一輩子的田地，不到半年時間便散盡家產，他們父女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，父親經常在酒後拿她當出氣筒，她是靠著善心鄰居的接濟才能活下來。

七歲那年，父親將她送往育幼院，剛進去時太過內向自卑，她總是沉默又小心地

躲在一旁，也因為這樣，她沒有什麼能談心的朋友。

但是，父親在她生命裡留下的傷口卻被院長治癒了，溫柔慈愛的院長讓她相信，自己是可以也值得被愛的。

「先愛別人，才能被愛！」

院長總是這般告訴她，而她也銘記在心，可就因為這樣，她遭受到人生中第一次來自於愛情的傷害及打擊。

那王八蛋是第一個追求她的人，總是說著讓她感動又歡喜的話語，那些甜言蜜語是一層糖衣，裡面包裹的卻是苦澀夾心。

她毫無保留的付出，甚至是犧牲，沒想到換來的卻是對方的絕情及欺騙——他捲走了她所有的積蓄。

當時她情緒很差，像吃了炸藥似的跟趙維在網上爭執起來，留言串裡沒吵夠，戰場一路蔓延至私訊。

想到這件事，她又忍不住勾起唇角。

趙維是個有趣的人，嘴巴很壞，但他說那叫坦率。他的臉書頭貼放著他死去母親的照片，臉書裡全是他走訪各地發掘的美食。

而她的臉書頭貼是她的熊寶寶，那是她離開育幼院那年院長送給她的禮物。

也許是現實生活中沒有交集接觸，更沒有任何的利害得失，所以聊著聊著，他們就成了可以互相傾吐心事的對象。

他知道她在哪裡上班，她也知道他在哪裡工作，可他們從沒打擾過對方，像是有著某種默契。

他雖然嘴壞，但不知為何卻總能讓她在心情不好時破涕為笑，某一年的情人節，他讓花店送了一束粉色玫瑰到她公司，卡片上寫著：熊熊，不要高興到睡不著。熊熊是他逕自幫她取的綽號。

她怎麼可能睡得著啊，他這讓人毫無防備的溫暖舉動已經擾動了她的心。

同事都鼓勵她，要她主動踏出那一步，但在愛情這條路上狠狠跌過一跤的她，卻不斷告訴自己「再等等，不急」。

網聊兩年，她很清楚地感受到趙維的心意，她確定再確定、審慎又審慎地說服自己他是認真的、他們是有可能發展的。

然後在某一天，他提出見面的要求，而她答應了。

他們約在一間巷弄裡的小咖啡廳，為了第一次的見面，她特地整了一個好看的髮型，買了一件新洋裝，出門時為了挑一雙鞋，還讓她遲到了半小時。

她到咖啡廳的時候，裡頭只有一個男客人，他坐在窗邊，身上穿了一件淡藍色的棉質襯衫，底下穿著直筒牛仔褲及一雙白色帆布鞋，他理著清爽的平頭，側臉看來十分英俊帥氣。

她倒抽了一口氣，因為他比她想像中還要美好，看著落地玻璃上的倒影，她會不會不夠好的念頭又浮上腦海。

就在她想著要不現在就逃走的時候，他發現她了，儘管沒見過，他卻一副「就是你」般對她招手，然後漾開燦爛又陽光的笑容。



多美好的一個男人！她害怕得直發抖，站在原地動也不動。

他離開座位走了出來，站在她面前。他是個高個兒，身高至少一百八，身形修長但不瘦削，精實卻不過於壯碩。

他笑視著她，說：「來，給我一個遲到半小時的理由，我從不等人的。」

「我……我挑鞋。」她漲紅著臉，小小聲地說。

他微頓，低頭看著她腳上的那雙平底娃娃鞋，皺了皺眉頭，「挑了半天就選這雙？」

「咦？」她愣了下。

他是想說她眼光差，品味不好嗎？

「對。」看出了她的想法，他一臉認真地點頭，「我就是要說妳眼光有問題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她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居然有人嘴巴可以壞成這樣。

就在她感到慍惱的時候，他又笑了。「幸好妳長得可愛，瑕不掩瑜。」

她可以認為這是在誇她吧？上一秒甩鞭子，下一秒給糖吃，他很會嘛。

可她來不及高興，他又補上一句，「妳還真的很像熊熊。」

「嘎？」

慢著，他指的是她的身材嗎？雖說她的確因為喜歡甜食的關係，整個人算不上苗條，但也沒胖到跟熊一樣吧！

「進去再聊吧。」他說著，很自然地抓住她的手腕，將她帶進店裡。

兩人坐定，他從紙袋中拿出一個奶茶色的紙盒。「見面禮，我自己做的。」

她愣了一下，伸手接過，就這麼原諒了他剛才的沒禮貌。

打開盒子，裡面有六個熊頭造型的糕點，小小的，很精緻。

「是梅脯玫瑰山藥糕。」他笑著說，「我特地找了熊熊模具，可愛吧？」

可愛，可愛到她當場眼眶泛紅。

他就跟她認知當中的趙維一樣的爽朗健談，雖是初次見面，卻立刻打開話匣子，一點都不感到尷尬。

約莫二十分鐘後，他接到一通電話——

「什麼？好！我馬上到。」他掛掉電話，一臉焦急地道：「我家人出了點事，我得立刻去處理。」

「……喔，好。」她有點回不過神。

「我們再聯絡。」他去結了帳，然後匆匆忙忙離開，再也沒出現過。

是的，再也沒有。

日子還是要過，她並沒有太消沉，他曾對她說過，「生命總是會給妳屎，但妳得當成是蛋糕一樣吃下去。」

他當初就是這樣鼓舞她，教她凡事都要正面思考。

沒事的，人生就是這樣嘛，他也不算太傷人，還跟她聊了二十多分鐘。

他比她預期的還美好，而她……可能不如他的預期吧？她不氣恨他，但難免感到遺憾。

初見的那一瞬間，他看著她的眼神讓她有了希望，她以為他們會有下一次約會，以為會有不錯的結果，沒想到……

她從沒打開他親手做的那盒梅脯玫瑰山藥糕，更從來不知道那是什麼滋味，如今她再也不會知道了。

被夢打斷的睡眠無法繼續，她索性起身走出房門，坐在廊下，她將兩條腿往前伸直，肩膀垂落，兩隻手往前擱在兩腿之間，態度舒服又閒散，她抬起頭，看著躲在雲後的月娘——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突然，應慕冬從隔壁書房走了出來。

柳鳳棲整個人跳了起來，瞪大眼睛看著他，「嚇死人了！」習慣性地拍拍胸口，她可從沒有在這個時間碰過他。

「你回來了？天還沒亮呢！」

應慕冬做出一個怪表情，笑著道：「好樣的，說話夾槍帶棒。」

下一瞬，他斂了笑，一臉認真地道：「比起寧可服毒死去都不想奮力一搏，我倒是喜歡這樣的妳，有生氣多了。」

是的，他喜歡她現在這種好像隨時都會抽出棒子來打人的樣子，更喜歡她剛才那慵懶閒適的姿態。

若在別人眼裡，她那樣該會被說是站沒站姿，坐沒坐相，可不知怎地，她那放鬆又自得的模樣卻觸動了他的心，彷彿外面的世界再多紛擾，只要待在她身邊，甚至只是聽著她的聲音，心就能平靜下來一般。

聽著他的話，再迎上他此時有點熾熱的眼神，柳鳳棲心頭一撼，胸口發燙，卻又故作不以為然地回了一句，「你一定常跟姑娘說喜歡之類的話吧？」

應慕冬聽著，微微挑了挑眉，像是發現了什麼，突然轉身走向書房，再出來的時候手上抓著一件靛色短褂。

他將那件短褂披在她身上。「妳出了一身汗還坐在這邊吹風，祝大夫說過妳體虛氣弱，千萬不能著涼。」

他如此溫情體貼的舉止，教柳鳳棲的胸口抽了一下，再次確定他不是傳聞中那個應家之恥，從她穿越到這副身子後，她所看見、感受到的他都是個好人。

這些時日，他天天讓小燈給她熬藥，還囑咐小燈一定要盯著她喝完，他若是個冷情的人，又怎會在乎她的死活？

她想，若是原主有知有靈，此時該是悵憾著沒給自己及應慕冬一個機會吧。

趙維在「生命總是會給妳屎，但妳得當成是蛋糕吃下去」這句話後面，一定會樂天地加上一句「搞不好老天哪天心血來潮，真的賞妳一塊大蛋糕」。

在趙維出現在她面前的那一刻，她第一次體驗領悟到這句話的意思，他就像是老天爺賞的一塊大蛋糕，雖然她最終沒有吃到。

看著眼前的應慕冬，她第二次對這句話有了感觸，也許應慕冬也是塊大蛋糕，只可惜原主再也吃不到。

「妳……」應慕冬見她兩眼發直地盯著自己看，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「妳的眼神看得我心裡發毛。」

「噯？」她回過神，「什麼？」

他唇角一勾，眼底閃過一抹點光，「妳那神情像是要把我吃了。」

柳鳳棲臉頰一熱，惱羞成怒地站了起來，「你少臭美了！」說罷，她逃也似的衝進屋裡，關上了門。

門外隱約傳來應慕冬低笑的聲音，而她胸口像壓了塊大石般喘不過氣。

## 第二章 侵門踏戶來挑釁

三月三的桃花節是懷慶府的重要節日。

寒春河魚鮮豐富，蝦蟹成群，河流穿城而過，提供了豐富的水源，用以飲用、洗滌及灌溉；城外的河道邊桃樹蔥鬱，三月時桃花滿開，爭妍鬥豔，各家或駕畫舫，或划小船遊河賞花，好不愉快。

而如此風雅之事，應家也是年年都不缺席，一早便在碼頭登了自家的畫舫，攜家帶眷地沿著寒春河往西而去。

畫舫上，僕役們進進出出，忙著送茶水遞吃食，應家的男女老幼都在甲板上欣賞著沿岸的明媚春光。

這是柳鳳棲嫁進應家的第一個桃花節，一切都是那麼的新奇有趣，賣吃食跟小玩意的販子划著小船捱近兜售著，吆喝叫賣聲此起彼落，她捱在船邊看著，臉上不自覺地漾著笑意。

回頭，只見應慕冬一個人待在船艙裡，彷彿這一切與他無關。

她往船艙走去，他瞧見了她，問：「怎麼不去賞花？」

「你呢？來都來了，怎麼不出去賞花？」

應慕冬往後仰，舒適地靠在臥榻上。「我不喜歡靠近水邊。」

柳鳳棲一頓，「咦？」

「水火無情，妳沒聽過嗎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。」她聳了聳肩，「但只要留心，也不可怖。」

應慕冬目光一凝，直視著她，「水又要吞噬妳，再留心都防不了。」

「外頭春光明媚，你都出來了，卻不出去遊賞一番，豈不可惜？」她繼續勸說。

「沒興趣。」他翻身閉目，不再理會她。

柳鳳棲搖搖頭，瞧他那懶洋洋的樣子，許是昨晚又不知道做什麼去了，睡眠不足吧。

突然，甲板上傳來尖叫聲，接著就是一陣慌亂及騷動。

「快救元麒，快救元麒啊！」

聽見呼救聲，應慕冬倏地睜開眼睛，柳鳳棲跟他互看一眼，立刻轉身跑了出去，應慕冬也即刻起身尾隨而上。

走在晃動的船板上，他的腳步有點遲疑，甚至帶著點憂懼。但，此時沒人注意到他。

應景春和莊玉華的兒子應元麒落水了，正在水面上掙扎著，娃兒還小，撲騰幾下就沒力氣了，連吃好幾口水。

「元麒！元麒！」莊玉華哭叫著，聲音尖銳到扎心。

柳鳳棲也看得心驚膽戰，這畫舫上就沒有能泅水的人嗎？

「榮國哥今早出門時鬧肚子，沒上船，這可怎麼辦？」

不成，拖不得！心想著的同時，柳鳳棲已經跑了起來，在眾人都來不及反應之時，撲通一聲跳進寒春河中。

她游向逐漸往下沉的元麒，一把將他撈上來，游到船邊將他往上頂，船邊的人立刻將他接了上去。

春寒料峭的時節，這寒春河的河水之冰可不是蓋的，柳鳳棲正冷得全身發抖，一隻大手伸了過來，她往上一瞧，是應慕冬。

他正以驚訝的、關心的、崇拜的眼神看著她，她將手伸給他的同時，就聽見他喊著，「永興，把我的袍子拿來！」

柳鳳棲被拉上船，冷得直打哆嗦，永興還沒把袍子拿來，應慕冬一把將她緊緊抱住，顧不得她一身濕。

船上鬧哄哄的，可她聽不見其他聲音，只聽見他的心跳聲，好快好快，她身體是冰涼的、顫抖的，可她的心窩跟臉頰卻很熱。

她抬眼看去，他也正低頭注視著她。

這時，永興終於將袍子取來，應慕冬一把接過，用袍子將她包好，然後繼續將她緊緊地抱在懷裡。

船的另一頭傳來元麒、應夫人跟莊玉華的哭聲，孩子是因為驚嚇過度而哭，大人則是喜極而泣。

「弟妹！」應景春快步走了過來，「謝謝妳，妳是元麒的貴人，妳的恩德我們夫妻倆實在無以回報。」

柳鳳棲不居功，只是欣慰地一笑，「沒事就好，這算不上是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她一陣暈眩，便失去了意識。

「阿彬！你家阿純掉進大溝裡，幸好有幾個高職生經過救了她，看她全身濕淋淋的，快給她拿件衣服換了吧！」

「怎麼沒死？」

啊，是作夢吧，她怎麼夢見那麼久以前的事情？

那年她七歲，跟鄰居的孩子去抓青蛙，誰知一個不注意掉進水流湍急的灌溉溝渠中，幸好當時有幾個高職生聯手將她救起，她才得以逃過一劫。

逃過死劫回到家裡，父親正在喝酒，見鄰居將全身濕漉漉的她帶回來，一臉冷漠，說了剛剛那句話。

當時的她對父親來說根本是負擔、累贅，他恨不得她當初就跟著媽媽一起走，在那之後不久，父親便將她送往育幼院了。

她永遠記得父親看向她時那無情的眼神，也是從那時起她徹底對父親寒了心。

於是從此之後她拚命學習游泳，大學時還去考了救生員證照，因為沒有人在乎她是死是活，她只得自救。

「鳳棲？柳鳳棲？」

聽見有人喊她名字，柳鳳棲慢慢睜開眼睛，只見應慕冬那緊張、憂急的俊朗臉龐

出現在她眼前。

見她醒來，他露出鬆一口氣的表情，唇角上揚，「妳可終於醒了。」

他那擔心的樣子讓柳鳳棲怔愣了好一會兒，上次他也是這樣守在床邊，擔心之情滿溢。

「妳昏了過去，大夫說是妳的身子本就寒虛，掉進冰冷的河水中一時無法負荷才會如此。」

回過神，柳鳳棲發現自己躺在內室的床上，身上的衣服也已經換過。

房裡除了他們之外就沒別人了，那這身衣服是誰給她換的？

像是讀出她眼底及臉上的疑惑，應慕冬唇角一勾，「是我幫妳換的衣服。」

「你……」儘管虛弱，她還是驚羞得想爬起來。

「我們是夫妻，合情合理。」他眼底閃過一抹狡黠。

柳鳳棲沒發現，她羞紅著臉，氣呼呼地瞪著他，「你……你不守信用！你不是說……」一時激動，她頭又暈了。

「妳別激動成嗎？」應慕冬好笑地嘆了口氣，「我逗妳呢！」

「逗我？」她瞪大眼。

「衣服是小燈幫妳換的，換好後我就讓她去給妳熬湯藥，大夫說了，妳這湯藥還得持續著喝。」

聽見湯藥還得喝到天荒地老，柳鳳棲發愁了，板著一張苦瓜臉。

看著她的表情，應慕冬忍俊不住地笑了一聲，與此同時，他發現自己的胸口熱熱的、暖暖的，有種舒服的感覺。

「對了！」柳鳳棲想起落水的元麒，著急問道：「孩子如何？」

「喝了一點水，受了些驚嚇而已，無礙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她欣慰一笑，「要是他有個三長兩短，該有多少人要為他哭斷腸。」元麒命好，有人為他傷心為他憂，不像當年的她，親生爸爸還盼著她死。

「妳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也有人要傷心的。」注視著她那透出幾分愁緒的臉龐，他輕聲說道。

柳鳳棲揚起眉，很是好奇「誰？」

「小燈呀，見到妳暈過去了，她一路上不知道哭得多慘，我都想一棒子也把她敲昏算了。」應慕冬打趣道。

小燈為她擔憂害怕，柳鳳棲當然感動，那他是不是也會為她擔憂呢？

意識到自己居然在乎他的感受及想法，她心頭一悸，連忙告誡自己不要期待，期待總是會受傷害。

「小燈真是個有情有義的……」她不自覺地低語著，想藉此把他的影子從心中除去。

「妳這是在說我無情無義？」應慕冬聽見了，不但沒惱，反而一臉的狡黠，像個正準備使壞的頑童，「在妳床邊守著的不知道是誰喔？」

柳鳳棲頓時語塞，他確實一直守著她，她也真真切切在他臉上看見憂心。

「就算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們總是拜過堂的夫妻，我若對妳沒半點顧惜，

還算是人嗎？」

她想起在寒春河上的事情，當時所有人都關心著元麒，是他將她拉了上來，怕她受寒將她緊緊抱住……

慢著，她臉熱個什麼勁啊？

「二少爺，湯藥好了。」小燈走了進來，手上端著剛熬好的湯藥。

見柳鳳棲已經清醒，小燈眼眶頓時湧出淚水，欣喜地道：「少夫人，妳醒了！」她快步走了過來。

看見小燈臉上那憂急關懷的表情，柳鳳棲感到溫暖及安慰，點了點頭。

「少夫人，妳可嚇壞我了。」小燈抽了一下鼻子，「看妳撲通一聲跳下水去，我以為……我以為……還好妳沒事！」

「是呀，真沒想到妳如此擅泅水。」應慕冬語氣滿是佩服。

「呃……在開陽時我就經常到河裡泅水。」她胡謔一通。

聞言，應慕冬眼底閃過一抹疑光，卻沒多說什麼，只道：「趕緊把湯藥喝了吧。」

柳鳳棲皺起眉頭，語帶商量地說：「可以不要喝嗎？」

「當然不可以。」他一臉沒得商量的表情。

「那……喝一半就好？」她討價還價。

「快喝。」他濃眉一蹙，「莫非要我餵妳？」

見他一臉鐵面無私，柳鳳棲不情不願地妥協，「喝就喝嘛……」

一旁的小燈看著他們兩個拌嘴，忍不住掩嘴偷笑。

應夫人那邊差人來問，知道柳鳳棲已清醒，且狀況還不壞後，立刻領著莊玉華、元麒到長歡院來探望她。

應慕冬跟她們打過招呼後便到書房去了。

應夫人幾人來到床邊，一旁的小燈立刻端了兩張繡凳過來，一張給應夫人，一張給莊玉華，元麒則被莊玉華抱在腿上。

婆媳二人眼底都有著感激，但柳鳳棲覺得應夫人眼裡除了感激，好像還有點別的什麼。

「鳳棲，妳還好嗎？」應夫人關心地問。

「母親，我沒事了，請別擔心。」她規矩地答道。

「弟妹，請妳受元麒一拜。」莊玉華將元麒放下推到床前，要求兒子向孀母跪謝救命之恩。

「別！」柳鳳棲見狀趕緊阻止，「大嫂言重了，這禮我受不起。」

「一點都不重，是妳應得的。」莊玉華衷心地道，眼裡又忍不住掉下眼淚，「要不是妳，元麒恐怕已經沒了。」

柳鳳棲笑視著莊玉華，「大嫂，別說元麒是我們自個兒家裡的孩子，就算是別人的孩子，我也沒有不救的道理。」

「若不是妳懂得泅水，又奮不顧身地跳下河救元麒，我……」莊玉華用手絹不斷

按壓著臉角的淚水，語難成句。

應夫人看著孫子，「元麒，還不謝過孀母。」

元麒雖只有四歲，卻機靈得很，立刻往床前一跪，中規中矩地行了一個大禮，「元麒謝孀母救命之恩。」

聽他用那奶音說著大人的話，柳鳳棲覺著有趣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好孩子。」她伸手摸摸他的頭，溫柔地道，「以後可得小心一點，知道嗎？」

元麒認真地點點頭，「知道了。」

莊玉華眼淚稍歇，心情平靜了一些，真誠地看著她，「弟妹，妳這兒若有什麼需要，儘管讓小燈去找我，千萬別客氣。」

「謝謝大嫂，有需要大嫂之處，我不會客氣的。」柳鳳棲笑著道。

「鳳棲剛醒，咱們別打擾她休息。」應夫人說著，起身便拉住元麒的手。

「也對。」莊玉華點了點頭，又深深地注視著柳鳳棲，「弟妹，妳好生歇著，明日我再過來探望。」

柳鳳棲點頭，「那我便不送了。」

「妳歇著就好。」莊玉華說完便跟著應夫人走了出去。

她們前腳才走，應慕冬便進到內室，在簾後探出顆頭看她，臉上帶著孩子氣的笑意。

不知怎地，柳鳳棲覺得他的笑容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。

「你在那兒做什麼？」

他走出來，一派輕鬆地道：「沒什麼，瞧瞧妳而已。」

「我有什麼好瞧的？」

「怎麼不好瞧？妳挺耐看的。」

柳鳳棲挑眉，這話對女人來說可算不上讚美，這是說她長得普通，但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？

「妳對母親有恩，往後日子可舒服多了。」應慕冬突然冒出一句。

聞言，柳鳳棲微頓，他為什麼不說是對應景春及莊玉華有恩？再說，為何他覺得對應夫人有恩，她在後的日子才會舒服？

他明明是被應夫人嬌慣著長大的，為何言語之中對應夫人帶著某種程度的防備跟疑慮？難道他知道或察覺到什麼了？

他顯然也不想多說，話鋒一轉，「對了，我本來是想在府裡看顧妳的，不過今晚我有要事，非得出門不可。」

不知為何，柳鳳棲心口好像有根針在扎，很想問他要做什麼，是不是要到那些有鶯鶯燕燕的地方？

「你夜裡不在都去哪裡了？」她故作幽默地道，「該不是去當劫富濟貧的義賊吧？」

應慕冬唇角一撇，「這種事等妳成為我妻子的時候再問吧。」說完，他轉身走了出去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她現在不就已經是他過門的妻子了嗎？

「這人到底在說……」她嘀咕著，突然領會到一件事，「啊！」  
伴隨著這聲驚呼，她的臉紅了，他是指他倆目前還只是有名無實的夫妻，所以她要想過問他的行蹤，得等到他們……  
去！色狼！

連著幾日，柳鳳棲都過著被細心呵護的嬌貴生活，莊玉華天天來看她，還帶來一些昂貴的補品。

至於應慕冬，他白天耳提面命讓小燈按時給她熬湯藥，還得盯著她一口不落的喝下，不過他夜裡依然經常不在，這長歡院的夜晚也總是靜悄悄的。

柳鳳棲從前獨居慣了，倒也不覺得寂寞，只不過每當他出門，她總忍不住想著他究竟都去了哪裡。

稍晚，小燈給她備了溫水洗漱一番，便侍候她更衣，準備就寢。

忽地，外面傳來女子的聲音，「玉露求見二少夫人。」

柳鳳棲跟小燈互看了一眼，兩人臉上都寫著疑惑。

玉露是何人？是應老爺跟應夫人的靜竹院那邊遣來的？還是應景春跟莊玉華的明心院遣來的？

柳鳳棲跟小燈使了個眼色，小燈便走出內室前去開門，只見門外立著一名年輕貌美的婢女，不只容貌嬌美，身形亦是婀娜，眉眼之間還有點狐媚氣息。

「小燈妹妹，二少夫人可歇下了？」玉露細聲細氣地問。

「還沒。」小燈搖頭，「姊姊是哪個院裡的？這麼晚了有何事？」

「我如今不屬於任何一個院子，但從前……是長歡院的人。」

聞言，小燈一怔，內室裡的柳鳳棲聽了也是一愣。

玉露續道：「從前我是侍候二少爺的，幾個月前犯了二少爺的忌諱，離開了長歡院。我聽聞二少夫人遊河時為了救元麒少爺而得寒病，特來探望。」

柳鳳棲皺起眉頭，這玉露不過是個婢女，有什麼立場跟資格來探望她？

她好奇地起身走出內室，看著門外的玉露，好一個妖嬈的女子，年紀看著只有十八、九歲，卻有著不屬於她這個年齡的世故及深沉。

看見她，玉露趕緊福了福身。「玉露給二少夫人請安。」

「嗯。」柳鳳棲端詳著她。

玉露方才說她從前是長歡院的人，而且是負責侍候應慕冬的，那代表她曾經跟應慕冬十分親近囉？

這也不奇怪，應慕冬耽溺聲色，連人妻都能沾上，更何況是府裡的丫鬟，若他中意，這院裡有幾個通房丫頭也是尋常之事。

不過自她嫁進應家後，這長歡院裡除了小燈再沒有看見其他丫鬟，應慕冬究竟為何將玉露遣走？這麼婀娜多嬌的女子他捨得嗎？

「上前說話吧。」柳鳳棲允她入內。

玉露一聽，立刻踏出步伐，進到廳裡。



「妳如今既已不是長歡院的人，為何來探望我？」

玉露抬起眼，眼底沒有一點在主子面前應有的小心及卑微，反倒帶著侵略感。「玉露曾服侍二少爺年餘，很是感念二少爺昔日的照顧，聽聞二少夫人身體不適，遂忍不住前來關心。」

「妳是為了什麼事離開？」柳鳳棲問。

「這……」玉露眼睛一垂，面露悲愁，「玉露不敢說。」

「妳都來了，有什麼不敢說的？」柳鳳棲直視著她。

玉露揚起嬌容，「二少爺他……許是厭了。」

聞言，柳鳳棲心頭一震，「厭了？」

「二少夫人跟二少爺如今新婚燕爾，應是濃情密意，玉露實在不該說這些事的……」玉露目光一凝，直視著面前這個看來天真純稚的二少夫人。

說起來她們的出身差不了多少，她爹在應家位於德驛的莊子裡做事，她十四歲被送進應家，在靜竹院做事，十六歲情竇初開，與風流瀟灑的應慕冬對上了眼，識得魚水之歡。

她本來想著自己身分低微，並不奢求二少夫人這個位置，能撈個姨娘的名分吃穿不愁也就夠了。

於是她暗自習得那些媚惑男人之術，緊緊地拴住應慕冬，末了還進了長歡院成為受寵的通房，過上快活的安逸日子。

不料幾個月前，應慕冬在永樂樓外一處暗巷遇襲受了重傷，傷癒後便性情丕變，對她極其冷淡，沒多久還將她逐出長歡院。

從那天起，她就成了所有人的笑柄，以前有多風光，現在就有多落魄。

那日柳鳳棲跟桑嬾嬾說話，眼見對她不假辭色的桑嬾嬾對柳鳳棲卻是全然不同的態度，她就滿心的不平。

憑什麼？她有哪一點比不上柳鳳棲？

她從小就是美人胚子，進應家前，大家都說她日後必能攀上高枝、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，而柳鳳棲的樣貌頂天了也只能說是秀麗清妍罷了，更何況還是為父親補過才進的應家，如今卻成了長歡院的主母，她不服氣，太不服氣了！

玉露媚眼環視房間一圈，「原來二少爺不在，二少夫人才進府不久便獨守空閨，玉露實是替二少夫人抱屈啊。」

柳鳳棲可一點都感受不到玉露的真心，這女人夜訪長歡院絕不單單只是來探望她這個二少夫人如此簡單，這種虛偽的、假裝同情的嘴臉，她在成長過程中見過不少，活脫脫一個綠茶婊。

「為我抱屈？」她平心靜氣地道。

「是。」玉露欺她純稚，覺得只要挑撥一番，便能離間兩人的感情，「二少爺慣是喜新厭舊的，何況二少夫人看著也是逆來順受之人，只怕為二少爺所不喜。」一旁的小燈聽了，差點就要出聲制止，柳鳳棲瞥了小燈一眼，示意她勿動聲色。

「何以見得我是逆來順受之人？」

「聽聞二少夫人是因父親犯事才進了府，此事應府上上下下無人不知。」玉露露

出一副同情她的樣子，「二少爺性情高傲，必然低瞧二少夫人。」

「他並未低瞧我。」柳鳳棲唇角一勾，面帶微笑，「不僅未低瞧我，對我還算不錯，前些日子我寒病臥床，是他悉心照料，還吩咐人按時侍候湯藥。」

聞言，玉露心頭一顫，面露懷疑。

柳鳳棲聳聳肩，「看來妳是不信，那妳自己問小燈吧。」

終於被主子點名，小燈立刻瞪著玉露，大聲地說：「是啊，二少爺不知道有多關心二少夫人，天天叮囑我服侍二少夫人喝藥，知道二少夫人怕苦，還常常帶甜食回來給二少夫人佐藥。」

這些話像是在玉露心上扎了一刀又一刀似的，教她神情丕變。

「玉露，妳說妳在長歡院年餘，是二少爺的通房吧？」柳鳳棲以手支頰，態度閒適。

她是主，玉露是奴，主子豈有讓奴才爬到頭上撒野的道理，老虎不發威當她是病貓啊！

玉露摸不透柳鳳棲的想法，疑怯地點頭，「是的。」

「那妳可知通房與正室的差別？」柳鳳棲目光一凝，神情肅然，「說句難聽的，妳不過是給主子暖床的丫鬟罷了，哪裡來的資格跟我說這些話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只是想……」玉露這才驚覺自己以為的小兔子可能是隻兇狠的山貓，不由有些退縮。

可她心有不甘，揚起臉，微慍地看著柳鳳棲，「你們才剛新婚，他就留妳獨守空閨，這事大家都知道！」

柳鳳棲輕描淡寫地道：「他夜裡是不在，可他白日裡都跟我在一起。」

「我是出於好意才來的，二少夫人得聽我一句勸，二少爺喜新厭舊，好光景不久，想他初初入了我的房也是過午才下床……啊！」

玉露話未說完，柳鳳棲已將桌上那杯未收拾的冷茶往她美麗的臉上潑去，小燈嚇了一跳，瞪大眼睛。

她家二少夫人看著溫和嫻雅，原來也是個有脾氣的！

柳鳳棲神情平靜地看著一臉驚愕的玉露，聲線幽緩地道：「我警告妳，往後在府裡見著我，妳可要躲遠一些。」

「妳、妳什麼意思？」玉露一臉難以置信。

「妳如此不分尊卑、不知輕重，要是我告訴二少爺妳今晚到這兒來搬弄是非，離間我們夫妻倆的感情，妳說他會如何懲治妳？」柳鳳棲氣定神閒說完，直接下逐客令，「我乏了，妳走吧。」說罷轉身回到內室。

小燈看柳鳳棲狠狠地挫了玉露的氣燄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她轉頭怒瞪著玉露，「還不走？要我拿掃帚趕妳嗎？」

玉露抹去臉上的茶液，恨恨地瞪了小燈一眼，轉身離去。

這一夜，柳鳳棲輾轉難眠，表面上她是贏了，心裡卻憋了一股悶氣，整個人都不好了。

早晨，應慕冬回來了，他帶著一小包昨晚剛試做的飴糖，有長生果、梅脯、核桃、瓜子仁及肉桂等口味。

他想著有這些甜食，柳鳳棲一定會乖乖喝藥。

這是昨兒在舊城的唐記菓子鋪忙了一晚上做出來的成品，以麵粉、白糖、麥芽糖跟各式果仁果乾做出來的，就連唐記的老闆都讚不絕口。

柳鳳棲的嘴巴刁，味覺靈，若有什麼需要改進的，她還能給點主意，上回她提議在那酥皮捲上澆淋焦糖水，可是深獲好評。

他剛進院子，就見小燈等在那兒，一臉憂急。

見應慕冬回來，她沒出聲，幾個大步朝他奔來，他正要開口，她卻急急地制止了他。

「二少爺，您來。」她低聲說著，往離主屋遠一點的地方走去，像是擔心給誰聽見了似的。

他狐疑地跟著她，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「二少爺，昨晚有個叫玉露的女人來過。」

「她為何而來？」應慕冬皺眉。

都過了那麼久，她突然跑到長歡院來做什麼？

「她……她跟二少夫人說了些不得體的話。」小燈臉色有些泛紅。

見她那反應，他大抵猜到玉露說了什麼，那麼柳鳳棲的反應又是如何？

「二少夫人如何回應？」他好奇地問，「可是傷心了？」

小燈搖搖頭，「二少夫人潑了她一臉水，叫她滾了。」

「喔？」他眨了眨眼睛，一臉驚奇，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二少夫人就睡覺去了。」小燈說。

應慕冬微怔，通房丫頭侵門踏戶，她居然沒徹夜難眠，是這事一點都不影響她的心情，還是她有著他意想不到的能耐？

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竟如此沉著內斂，真是太有趣了。

「她醒了？」他臉上帶著笑。

「醒了，剛更衣。」小燈悄聲道，「休息了幾天，二少夫人說今日要去靜竹院請安。」

應慕冬點頭，邁出步子朝主屋走去，推開門，柳鳳棲正好從內室出來，兩人四目相對，她眼神有點冷。

「去哪？」

「我好了許多，該去請安了。」她如實回答，但聲音冷淡。

她對他雖說不熟絡，可今天格外冷淡，看來玉露的事她是在意的。

也是，就算不吃醋，外頭的女人當面嗆聲也夠她受的。

「今早下了點雨，有點涼，別去了。」

「涼就加件衣裳，不是什麼難事。」她說著就要往屋外走。

應慕冬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，似笑非笑地看著她，「妳不問？不好奇？」

她泰然自若地道：「問什麼？好奇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玉露的事。」他一臉饒有興味的模樣，「妳不想知道她……」

「我早早就聽說了妳很多事，沒什麼好吃驚的。」她直視著他，心情不由得浮躁起來。

她對這個男人無愛，也沒有期待，雖然覺得他並不像大家說的那麼糟糕，但像他這種豪門富戶的公子哥兒，院裡有幾個女人不是什麼稀罕事，她有什麼好在意的？

明明該是這樣的，可是為什麼她從昨晚就憋悶到現在，尤其在看到他這張俊帥臉龐的時候，更是心緒不穩。

想到自己因為他而莫名其妙被找麻煩，她忍不住想給他一頓排頭吃，沒道理只有她一個人不爽，這個始作俑者卻置身事外。

「聽說妳潑她一臉茶，還要她滾？」他一臉興味地笑問。

看著他的表情，這男人果真如玉露所說的喜新厭舊，玉露好歹侍候過他，難道他對她就沒有半點顧惜憐憫嗎？

「你不心疼？」

「心疼她？」他挑挑眉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真是無情，她總歸是跟你好過，你怎麼可以……」

「跟她好的不是我。」

柳鳳棲愣住了，他在說什麼啊，玉露是他的通房，又在長歡院住了年餘，不跟他好那是跟誰好？玉露給他戴綠帽不成？

她正想問，他一雙熾熱的黑眸望住了她，「妳可真耐得住性子，問都不問我。」

「我能問什麼？」她拿他之前說過的話堵他，「我只是個掛名的妻子，有何資格過問你的事，尤其還是過往的事。」

「好樣的。」應慕冬指著她，然後猝不及防地捏了她鼻子一下。

感覺自己被當小狗小貓，柳鳳棲羞惱地想拍開他的手，可惜他閃得快，沒拍著。她更氣了，追上去搥了他一下，他卻攔住她的手腕，輕輕一拉便將她帶進懷中。兩人這般貼近，柳鳳棲驚慌失措地雙手抵住他的胸膛，氣鼓鼓地抬頭。「你……」她本想罵他幾句，但一碰上他的眸子，她整個人突然成了啞巴，只見他那深沉的黑眸定定地注視著她，眼神若有所思。

「妳這嘴讓我想起了一個人。」他說著，眼底有一絲愁緒。

這下柳鳳棲是真的介意了，因為她發現他眼底有著深深的遺憾及懷念，跟提到玉露時的神情完全不同，那是個他無法忘懷的人。

「我……我的嘴長得像誰了？」

他勾唇一笑，「不是嘴長得像誰，是妳說話的樣子跟語調像極了一個人。」

這麼說，他是因為這樣才對她好？想到他那些關心擔憂全是為了別人，她的胸口突然一抽，好疼。

她喃喃地說：「你在我身體有恙時守在床邊，讓小燈盯著我喝藥，又給我帶吃食，都是因為我跟那個人……」

「妳現在才真的是在吃醋吧？」他打斷了她，眼底閃過一抹狡黠。

她一驚，立刻搖頭，「才……才不是！」

「我不是因為這種事才對妳好。」他笑了笑，臉上帶著惆悵與無奈，「有些人、有些事，就算有心，就算遺憾，也已無法挽回。」

「你是因為無法跟她有結果而感到遺憾嗎？」

他坦率地點頭，「是。」

不知為何，看著他明明笑著，眼底卻隱含著憂愁的表情，柳鳳棲有些難過，因為她懂得那種遺憾。

同時她也很好奇，到底是怎麼樣的姑娘能讓他如此記掛，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Crescent Family